

四川客家移民社会的身体文化记忆研究

——以洛带古镇为例

何月冬¹ 杨鸣亮²

(1. 攀枝花学院, 四川 攀枝花 617000; 2.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 广汉 618307)

【摘要】客家移民社会中独特的身体实践活动与文化记忆紧密相连,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客家优秀传统文化。为探究其身体文化记忆的形成、发展与传承, 运用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收集历史资料、参与观察以及深度访谈。以洛带古镇为案例, 根据身体文化记忆与客家移民社会的互动为出发点, 系统地梳理分析客家语言、民俗等方面所蕴含的身体文化记忆特质, 揭示四川洛带客家移民在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方面的独特表现, 深入剖析洛带古镇的客家文化元素, 探讨客家移民社会的身体文化记忆及其传承。

【关键词】洛带古镇; 客家移民; 身体文化; 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C95; 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 (2025) 13—043—04

新时代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成为了地区乃至国家的重要标识。洛带古镇作为四川客家移民的聚居地之一, 承载着丰富的客家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身体文化记忆。客家移民在迁徙与定居的过程中, 通过身体实践不断塑造和强化着自身的文化认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身体文化表达方式。通过探究洛带古镇客家移民的身体文化记忆, 可以更好地理解认识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揭示客家移民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发展脉络^[1]。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身体文化记忆与客家移民社会的互动

(一) 身体文化记忆对客家移民身份认同的塑造

身体文化记忆在客家移民身份认同的塑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通过乡土仪式的传承、历史记忆的再现、文化符号的认同以及社会交往中的身份确认, 如传统舞蹈、武术、节庆仪式等, 在客家优秀传统文化中, 身体文化记忆不仅是一种体化

实践, 更是身体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体化实践中融入了族群的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 通过参与具有乡土特色的仪式性身体实践, 在参与中交互体验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而加深对移民社会文化记忆的理解和认同。客家人的体化实践中还包含了众多独特的文化符号, 如饮食、服饰、建筑、仪式动作、音乐舞蹈、语言文字、传统体育等, 这些项目中的文化符号也是社会交往和认同的重要媒介, 通过代际传承, 成为移民社会中客家人传承与发展传统的重要途径。

(二) 客家移民社会与身体文化记忆的互动体现

客家移民社会中身体文化记忆的互动体现是多方面的, 包括文化活动的参与和体验、节日庆典的共享与庆祝、社会交往中的身体语言与符号以及教育传承中的身体实践与学习等^[3]。客家人通过参与体现族群特色的身体文化活动, 彰显出独特的文化标识与形态, 从而在群体间构筑起情感共鸣与纽带。诸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庆日, 为客家人提供了身体文化

记忆交流的关键场合, 期间进行的舞狮、舞龙等活动, 不仅是节日庆典的亮点, 更深层次地展现了客家人团结一致与文化凝聚力。文化记忆的维系与演进与教育密不可分, 经由口头传授、示范模仿等形式, 如老少间的动作模仿、口头历史叙述及故事分享, 将各种身体技艺、习俗知识向下一代传承。此类教育方式使年轻族群成员不仅认识客家移民社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传统, 还在亲历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客家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内蕴。

(三) 身体文化记忆在客家移民社会中的功能与意义

身体文化记忆在客家移民社会中具有文化传承、身份认同与凝聚、情感表达与交流以及历史记录与教育等多重功能与意义。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客家人在异地维系族群文化、增强内部团结和促进社会交流提供了有力支持^[4]。身体文化记忆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 通过舞蹈、仪式、传统体育竞技等形式, 使客家的历史传统、故事及人文精神得以世代相传, 确保民族

文化在迁徙过程中的根脉延续。身体文化记忆成为了客家身份认同的鲜明标志,特定的身体文化实践能激发客家民族意识,加深身份归属感,群体性的参与进一步促进了成员间的默契与社会联结的巩固。身体文化记忆为客家人开辟了抒发情怀的渠道,无论是武舞、仪式还是民俗体育竞技,都是客家人传递对故土与民族深情的平台,同时也向外界展示了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促进文化的相互认知。

二、洛带古镇与四川客家移民历史

(一) 洛带古镇概况

洛带古镇,坐落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常住客家人口达95%以上,是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古镇内保存了大量完好的客家古建筑和丰富的客家文化遗产,是西部客家文化的聚集地,被誉为“西部客家第一镇”,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5]。以客家文化为独特印记,这种文化为古镇的经济发展起着牵引带动和核心支撑作用。镇内的千年老街、客家民居保存完好,呈现出“一街七巷子”的格局。此外,镇内的四大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和客家博物馆都保留了客家人往日的气息,展示着客家丰富的文化。洛带古镇以其独特的客家文化、悠久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而著称^[6]。

(二) 四川客家移民历史回顾

四川客家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时期,旧时因战乱冲突和人口流动迁徙,不少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人迁徙流动到全国各地,部分流入四川后逐渐在洛带古镇形成了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些客家人带来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了在四川极具客家特色的客家群落^[7]。据

历史记载与考证,客家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中原地区,但由于历史上的战乱和冲突动荡,如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等,迁徙到南方闽粤赣交界的山区,逐渐衍生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和传统风俗。客家移民社会中带来的独特文化与四川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客家人的建筑风格、民俗活动、方言等都在四川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丰富了四川多民族的文化特色内涵^[8]。

三、客家语言与身体文化记忆

(一) 客家语言在洛带古镇中呈现的发展特点

洛带古镇中客家语言呈现出媒体与广播传播、家庭与社区广泛使用、与普通话四川话并存等特点,共同构成了洛带古镇多语言、多形式的客家语言文化氛围。古镇内在早晚特定的时间会用客家话进行广播播报,不仅便于为古镇内的客家人即时了解获取信息,对外也促进了客家话的传播和宣传普及^[9]。家庭和社区是客家话传承的主要场所,而环境是影响语言发展的关键因素,确保了客家语言的活力和延续性。语言的灵活使用显示了大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对多元文化的适应和包容。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客家人在学校学习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也会使用普通话、四川话或者融合更多的语言,但在家庭的教育和社区环境的影响下,他们仍然能够理解和使用基本的客家话,保持语言的传承,这也是我国多民族、多语言发展的特点和特点。

(二) 客家语言在洛带古镇中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

客家话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记忆客家人历史迁移、文化传播和社会生活沟通交流的主要形式,从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看,客家移民路径选择的时序性和空间性

对“客家”语言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客家话也融入了迁徙过程中的地方文化和语言元素,在客家人迁移到洛带古镇的历史进程中融合四川方言、普通话等形成了独特的语言体系,客家话是客家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客家话管窥客家人的语言特点、生活形式、风俗习惯、观念认知、人文历史等。客家语言蕴含了众多历史文化记忆的符号元素,不仅铭记了由中原向南迁徙的客家人独特的历史烙印,还见证了在迁徙历程中与多种地域文化的互动融合。客家话作为记忆与传播客家民间体育、武舞、曲艺等民俗文化的重要媒介,有效地保留并传承着客家文化的独有风貌和风俗特质^[10]。

(三) 客家语言在洛带古镇中体现的身体文化记忆

客家话是客家人身体文化记忆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一种沟通交流的语言形式,更是一种深厚的身体文化印记,客家话通过代代相传,延续了客家人的历史文化记忆,强化着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促进身体文化记忆传承与发展。在洛带古镇中,客家语言的使用是人们在日常交流实践中强化身体文化记忆的一种文化传承方式,通过客家人的口耳相传,成为一种独特的身体文化记忆形式,不仅能够传递信息,还承载着客家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客家话富集了对民俗活动、民间体育、婚丧习俗等的特有表述,映射出客家社会的生活习性和优秀传统文化。客家话自身即代表了一种身体文化记忆的形式,它记载并展示了客家社会的变迁、文化承继与社会生活的多维度画面,彰显了其独特的文化身份属性。因此,探索客家话中蕴含的身体文化记忆,对于维护客家文化多样性及推动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四、客家民俗与身体文化记忆

（一）洛带古镇中的客家民俗活动概述

洛带古镇的客家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包括龙狮拜新年、洛带水龙节、汉服游园会参与古代射覆和投壶等传统游戏、客家山歌表演、孔明开街的古代开街仪式与赶场习俗等。这些活动通常在重大节日或庆典时举行，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当地居民参与，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客家文化，感受客家人的热情和活力。其中水龙节是四川省的非遗项目，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一节日起源于客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11]。在每年夏季端午节期间，客家人会举行舞水龙的活动，用淘八角井之水泼洒水龙，期盼五谷丰登，这一活动不仅具有观赏性，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客家民俗活动中身体文化记忆的实践

在客家民俗活动中，身体实践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2]。在春节庆典中以舞龙狮的形式来庆祝表达参与其中，身着传统服饰跟随舞龙狮模仿动作和神情，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体化实践，在切身体验和参与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族群和客家祖先的“人神共舞”过程中产生历史文化的共鸣，保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尊重和传承。客家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客家地区还保留着许多传统体育活动，如舞龙、舞狮、踩高跷、赛龙舟等。在舞龙舞狮的过程中，不仅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还在无形中继承了客家文化的团结协作、勇敢进取的精神。通过身体实践来传承文化的方式，使文化记忆更加鲜活，也更容易被年轻一代所喜闻乐见，在观赏和参与仪式活动的同时，不仅接受娱乐，也能

深刻了解尊重与传承客家文化。

（三）客家民俗活动中身体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创新

在身体文化记忆的传承方面，洛带古镇定期举办各种客家民俗活动，如龙狮拜新年、水龙节等让更多人亲身参与，感受客家文化的魅力^[13]。在龙狮拜新年等活动中，表演者必须通过精确的身体协调来展示各种复杂的动作，这些动作需要强有力的身体控制和默契的团队合作，展示出客家民俗文化的力与美，在汉服游园活动中通过舞蹈和歌曲来传达他们的情感和文化认同，而在编织和雕刻方面，都是通过长期的身体练习掌握的，体现了客家文化的勤劳和智慧。在身体文化记忆的创新方面，在保留传统民俗活动基本要素的同时，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和呈现方式，通过引入虚拟现实技术，使更多群体可以参与到民俗活动中，更直观地了解活动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平台推广热门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14]。

五、洛带古镇中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家庭传承在客家文化中的作用

家庭要素是客家文化传承的基石。在洛带古镇中，客家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长辈们通过言传身教，将客家语言、风俗、历史故事和家族观念等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确保客家文化的纯正性和延续性，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在耳濡目染之下让年轻一代深入理解和接受客家文化，这种文化认同不仅有助于加强家庭凝聚力，也让年轻人珍视和继承他们的文化传统。同时，家庭传承也促进了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加强了客家文化的社会地位。通过讲述家族历史、教授家族文化等教育方式让年轻一代

了解自己的家庭和文化根本，培养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二）社区组织对客家文化传承的贡献

社区组织在洛带古镇客家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通过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节日庆典活动、传统手工艺展览、民俗文化宣传、传统体育竞技，丰富了古镇的文化生活，还能让居民和游客参与并体验客家文化的魅力，为客家人提供了展示和交流客家文化的平台。社区组织积极推动客家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融合，借助文化交流盛事与展览等形式，向青少年传授客家文化的精髓与技艺，这些举措不仅深化了年轻群体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情感联结，还激发客家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保护，从而通过教育的途径为客家文化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石。在此过程中，对客家文化的归属感与理解得以增强，文化自信心也随之提升，这两者成为了推动客家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三）旅游开发对客家文化传播的影响

旅游的兴起加速了客家文化与外界的互动及融合进程，为契合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古镇积极挖掘并系统整理客家文化遗产，不仅推动了文化的创新演进，还从中汲取了游客反馈的意见，持续改进和丰富客家文化内涵。旅游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互鉴共融，并为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也能作用于客家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比如古迹修复、文化庆典的筹办等，助力客家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路径。然而，在开发过程中，要平衡文化遗产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了满足吸引游客的需求，过度商业化导致客家文化失去了原生性和独特性，从而出现了与其他区域文化

重合的现象,过度的旅游开发会对客家的文物古迹造成破坏,而大量游客的涌入会加速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磨损和退化,为迎合市场需求,扭曲客家文化的本质,将其简化为符号或商品,从而忽视文化的深层内涵和精神价值。

六、结语

身体文化记忆是客家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移民通过身体实践不断重构和强化着自身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不仅体现了客家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色,也是他们适应新环境、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资源。在洛带古镇中,客家人通过身体实践行为活动,展现出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技艺,更在这些行为深处植根了深厚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联系着客家人的历史与现在、个人与集体的纽带,进一步巩固文化身份认同与族群联系。同时,家庭与社区通过教育项目和集体活动,在传递客家文化薪火、不懈维护及加深身体文化记忆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研究客家移民社会的身体文化记忆,不仅有助于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

思路。

参考文献:

- [1] 刘丽川.“客家”称谓年代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 [2] 蒋雪,叶文明,李佳琦,等.乡村振兴视域下提高文化自信的路径研究——以洛带客家文化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13).
- [3] 李菲.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嘉绒跳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J]. 民族艺术,2011(1).
- [4] 孙德朝,顾慧亚.黎族打柴舞身体文化记忆研究[J]. 体育与科学,2020(3).
- [5] 佚名.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成都洛带古镇[J]. 检察风云,2020(13).
- [6] 蔡燕歆.洛带古镇的客家会馆建筑[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 [7] 魏洪平.城镇化变迁中的洛带镇客家民俗体育[J]. 四川戏剧,2014(8).
- [8] 黄晓珍.客家祠堂的文化内涵研究——以三明客家祠堂为例[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4).
- [9] 谢重光.关于客家移民与文化认同若干问题的思考[J]. 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 [10] 梁音.参与民俗旅游表演与女性的东道主地位——以洛带客家女子舞龙队为例[J]. 民族学刊,2011(5).
- [11] 汤漳平.中原移民与闽台多元文化之形成[J]. 中州学刊,2018(1).
- [12] 严奇岩.地理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J]. 中华文化论坛,2008(3).
- [13] 庄孔韶.人类学研究:第三辑[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 [14] 王炎.离异与回归——从土客对立的社会环境看客家移民的文化遗产[J]. 中华文化论坛,2008(1).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川客家移民社会的身体文化记忆研究”(项目编号:SCJJ23ND359)。

作者简介: 何月冬(1994—),男,彝族,四川攀枝花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教育训练;杨鸣亮(1976—),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